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經蠡測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佑

五經蠡測卷三　　明　蔣悌生　撰

毛詩

小序辯說

書小序與詩小序雖皆昔人序作者之意然二序關於後學功效大不侔書序可無詩序不可無難一概論也盖書者當時紀載之書其本文史臣已序作者之意如五子之歌大甲說命等篇史臣既序其作書

之由篇中更端處史氏又以語貫之已極詳明雖小序不作後世讀者依文求義自能通之無所賴於小序之複出也若詩之作或歌詠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又多比興之辭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具於詩文之中而皆含於言意之外茍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孰知其為何等之言而述何時何人之何事哉然則詩序之有功於後學固不可與書序例論也先儒謂詩序孔子

所作又以為子夏所作雖不可盡信然夫子删詩既定子夏以文學名平日師弟子問辯之頃豈無一言及此以詔後世但戰國之末遭秦焚坑漢初鹵莽百餘年間正經尚錯亂磨滅不得其全況序文乎意者孔子子夏亦必有作但失其全及漢興文教之後多出於漢儒附會補緝耳惟其或有出於漢儒之手及朱子作詩集傳見其穿鑿紕謬恐其有誤後學故力排之以為不足信然排之恐有太過使其中有可存

録者亦為謬陋者所累而類入於排斥之例則其間或有聖賢之言而受漢儒之誣誠為未安愚自幼讀書詩頗有惑於此今細推之誠有若可疑者非曰敢僭議朱傳之得失恐後學遂輕小序而忽易之亦非所宜故不得不詳辯於左以俟後之君子正焉

大序

論者謂詩大序非聖人不能作今細玩之議論推原各有斟酌無可議者惟國史二字尚在擬議其餘全

篇絶似聖人之言○又案古者史掌書瞽誦詩朱傳據此以明國史二字之失固為允當然細推之史掌文書則凡文書皆當屬史氏所掌意者采詩之時皆總歸國史條其篇類明其義理然後轉授瞽矇使誦於王之左右不然則矇乃無目之人若非他人相而詔之又何從知其條類義理而誦之邪

國風

凡若干篇姑舉大旨著於後

周南關雎小序惟以哀樂淫傷分為四段誠為紕謬其餘非孔子之徒不能作意者全文皆得其傳

至漢儒說詩復以己見鑿說附其後耳

葛覃小序之意謂后妃幼而在家其德已如是長而為婦其德不回亦無甚謬戾傳識其淺拙猶恐太過

卷耳當闕

螽斯小序若螽斯三字當在則子孫衆多之下

桃夭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盛於后妃妃之德莫盛於不妬忌小序之言亦未為失傳譏其疎狹亦太過

兎罝同上

漢廣小序德廣之廣與經文漢廣之廣偶重耳文義未見有謬○外樛木芣苢汝墳麟趾四序朱子悉從

序說

右周南十一篇朱子所存已居十之七其貶之太過才十之二三則小序有功於詩誠未可以少訾也

召南鵲巢至騶虞凡十四篇

草蟲序言能以禮而自防意亦在其中未為失

殷其靁序言勸以義意亦在其中

右召南十四篇朱子從序說已不啻十之九貶之太過才十之一又何必貶之邪

邶栢舟此篇小序朱傳極貶之然以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之義求之經文亦未為害義亦安敢必其非

頃公之時所作亦安敢必其非男子之詩亦安敢必其非不遇於君乎誠未敢輕議也孟子引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意集註仍用序說朱子四書工夫尤為精密當從集註為定

綠衣至終風四篇

朱子本皆從序說而貶之太過遂復以日月終風二篇為非因州吁之難而作今觀詩文所謂無良所謂暴所謂謔浪笑傲等語又豈宜施於莊公者若反序說而欲更置此二篇於燕燕之前恐傷已甚孰若只從序說而亦無害於義乎必欲篇篇有旁証然後從序說則焚坑已後經籍散失何限安能一一求明文為証驗哉〇此別具辯說於後

擊鼓

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亦一時作詩之人所見如此况勇而無禮則亂以之目州吁亦當乃若君臣之大義未可以之而罪小序也

凱風 此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而作也雖然天子遣使觀風於侯國采詩而列於樂官以時存肄於以考政俗之美惡及孔子刪詩三百篇義尤精則此篇之存乃所以美七子之能盡孝道又何必辯其七子之自作而非美之乎

谷風 下之惡俗何莫非上之化

北風 淫亂則政刑失所威虐亦宜有之況北風雨雪乃若威虐之狀

靜女 序說全無味

右邶風十九篇 朱子不信者二篇其他皆摘抉太過

鄘風七十篇 朱子皆因舊說

氓 序謂刺時美反正者亦曰困而自悔良心復萌耳亦無大害

木瓜 恐依序說亦通

右衛風凡九篇 朱子亦據序說惟芄蘭一篇闕疑

王十篇 內惟采葛邱中有麻二篇不依序說其餘八篇朱子於序文雖辨其誤然集傳大指又皆從序文意如黍離等篇亦別無所據若使不因序文而知其說則世讀詩者從何而求義乎又如邱中有麻等篇朱子以為淫奔之詞語意不莊固是然若鄭緇衣遊伐柯等篇設無傳記証據或錯簡脫在鄭衛淫奔之間又安知其不指為淫奔之詞而知其為好賢好德而作歟誠不可輕排小序也

鄭緇衣 從序

將仲子序說誠不切

叔于田大叔于田序說未為失

清人有據

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三序未必非

有女同車此序朱子貶之議論極正大

山有扶蘇蘀兮二序無情理

狡童此序朱子正其失議論極正大

褰裳至揚之水凡六篇除東門之墠一詩從序說其餘五篇朱子皆以為淫奔之詩極

勝小序之說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　三序說未必非

右鄭風二十一篇　朱子從序說纔三篇其餘皆斥其非不啻十之九最是有女同車狡童二詩序說誠謬朱子之論明白正大深有關於世教又足以驗聖人放鄭聲之言可為萬世不易之定論要之朱子斥小序其原皆由鄭風故施及他風爾若叔于田遵大路風雨子衿等篇姑從序說淫奔之詩亦已多矣何必盡反序說而後為鄭聲淫乎

齊風凡十篇　朱子本皆從序說其譏之者皆可畧也如雞鳴還言未見為哀公時詩甫田盧令未見為襄公時或有傳授亦不可曉東方未明言挈壺氏失職亦非害義

魏風凡六篇 詳朱子之意本亦皆從序說惟十畝之間伐檀碩鼠三詩貶之今詳序說亦非無理盖國削民無所居思擇幽曠之地而樂業在位無功而食祿異於君子之不素餐有司重歛亦出於人君政化所及序說與詩文非相悖

唐風凡十二篇 詳觀序說皆無深謬朱子雖加譏斥然旨意事實亦多從之如無衣一篇朱子斥其美宇大悖理一段議論附於春秋之義周人道之大經然當時晉之臣子心歸武公誠喜而美之亦非小序之罪且詩著其實春秋正其義初不相悖也

秦風凡十篇 序說大抵無甚失只無衣蒹葭晨風三詩朱傳不從今觀蒹葭序說誠無意者當時賢人君子喻道之詩託為此言以見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之意若是一時實事則所謂伊

人既知在水一方何不即遡遊從之當得其人之所在而乃先遡洄從之及至道阻且長而後遡遊從之又見在水中央而不可即可見是託辭喻意非指實言也蓋岐豐之地文王周公之澤未泯豈無君子在野而託為此詩者乎别為一說衍義於左亦未必其然也顧與諸同經者商之○晨風序未敢辨其非○無衣序朱傳言與詩情不協今詳王于興師一句大有擬議秦侯邦伯爵也何言王于興師蓋秦都岐豐之地本王畿之所時秦伯好攻戰故民思周室盛時兵以義舉有征無戰不若今日之互相攻伐無已也序所謂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非無意

陳風凡十篇序說亦無大失傳直以時世無所據而斥之矣

檜風凡四篇匪風序說思周道亦謂顧瞻周道之路而思周之盛時耳意亦通

曹風凡四篇鳲鳩詩言正是四國等語在周之世惟周公可以當之疑豳風脫誤在此非曹風詩也別具一說於左

豳風凡七篇朱傳大抵皆從序說其斥之者皆可畧也如東山詩序非子夏之徒有所傳授不能及此如此序之類讀詩者安可忽而不讀

二雅三頌

凡若干篇今逐篇徐玩而細求之亦不敢屑屑一為之辨大抵作詩之由朱子皆從序說其排斥之者大槩有三一則以其時世人民不可考不足信一則以

其篇篇為美刺而作有失敦厚温柔之教一則言其行説穿鑿破碎不成文理今細推之古人之詩必時人有為而作若必去其時世與人則何以考其所言之義理乎若曰彼無所據不敢信其是則我無所據亦安敢辯其非美刺者詩之本體詩正得失得則為可美失則為可刺二字之義固在未作詩之前詩既作則美刺自見乃本然之固有非旁立此名以附益之也必欲詩不專為美刺而作則在風何以考政俗

之美惡於雅何以别正變之異宜哉若小序之鑿穿謬妄不為無之蓋詩序之作非出於一人一章之中亦非出於一手此為不易之定論其間或得或失難以槩觀或有關於大義甚悖理者固不容不辯如卷耳進賢險詖等語鄭風狡童之類此大悖理也關雎哀樂淫傷分為四叚此穿鑿破碎之類也雨無正雨自上下等語淺陋迂僻之類也可去可存皆不害義則莫若存之為長如葛覃在父母家之類是也朱子

勤儉敬孝四語義甚精密亦從小序中衍出或從舊說或立别說皆通則莫若從之為穩如漢廣德廣所及邶栢舟仁人不遇之類是也推此以及三百篇中皆可類推以盡其餘如行葦序所指數事乃詩文有其語有其義當時有其事故序文及之非破碎之罪也及如魯頌駉商頌那二序所言事實文勢極相類傳以國語有據而信那以史克無據而排駉設若國語亦無據將亦在排斥之例矣恐此類皆宜從序說

為是務農重穀然後國以富彊在春秋傳非無據恐
非鑿説推此以及三百篇亦可類推以盡其餘○又
如大序關雎小序大段變小雅六月序二十三條廢
缺之類茍非孔門師友平日講明有所傳授恐庸儒
未易及此今因朱子斥小序太過别為一編以還其
舊後之讀者未知其由往往輕忽小序棄而不讀殊
不知詩之大綱大要具於小序中不為少若忽而不
讀亦非小失也○漢儒引小序冠於篇端反若先有

序而後有詩遂使後人尊信小序過於信詩誠為謬戾朱子若不滿於此故别為一編以還其舊然而後學遂輕小序職此之由盖嘗反覆思維比之春秋仲尼作經丘明作傳非經無以統傳非傳無以証經使當時茍無丘明作傳則春秋之義後世亦難明故先經後傳理勢宜然公穀義同竊意詩序亦當如此有詩然後有序具義始著想三千之徒學詩聖門亦當如此今欲各引小序綴於詩文之後然後備朱子之

說論其得失則小序既不受深貶亦不至厚誣也顧與讀是經者更商之○愚意朱子平生傳注諸經工夫宏浩四書最為精密其於他經亦惟定其大義為要至於小節目姑從一時之所見纂輯成書若假之以年詩傳亦必有删改惟屬纊之期不延斯為可恨矣以邶栢舟及孟子集注推之可見

國風

邶風緑衣至終風四篇辯

舊說四篇皆莊姜所作綠衣為不見荅於莊公也燕燕為送戴嬀大歸于陳也日月終風為州吁簒立傷已困窮也朱子於綠衣燕燕二篇皆從舊說以日月終風亦為莊公不見荅而作特與舊說異今以莊姜之事反覆參究詳玩詩意恐未然夫莊公惑於嬖妾踈棄莊姜宜其有怨心矣然綠衣黄裏之喻微而不顯綠絲女治之詞婉而不廹及其篇終歸於自省思古之人但欲其無過而已更無一語憾於莊公者固

可謂忠厚矣至於無子而養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没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桓而自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則其悲痛之深困窮之極宜無以加於此時矣其原皆莊公不見荅之所致也而燕燕之詩但言涕泣勞心而已非惟無一語追憾莊公之詞而且以戴嬀能以先君之思勗寡人爲戴嬀温惠淑慎之德之實則可以見莊姜之心達尊卑之分守順承之義安於命分稟賦之常而無一毫怨尤之

意坤儀婦德貞淑純備善處夫婦嫡妾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眞可謂賢而過人遠矣及觀日月終風二詩所謂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終風且暴謔浪笑傲等語明斥其人之過惡與緑衣燕燕二篇詞意大有逕絶者竊意此語施之州吁則可施於莊公則於義有大不可者莫若姑從序説為是況三百篇次先後已定何必不從序説而移易二詩於燕燕之前蓋朱子校讎九經工力宏浩凡若此者容或未改其原皆由

見小序謬妄穿鑿多恐誤後學故不信而力排之其間未免疾之太過者則此類是也

王風揚之水章彼其之子辯

案此篇彼其之子朱傳釋之曰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今詳詩意恐非指其室家疑指當時畿外諸侯或入為卿士如衛侯鄭伯蘇公祭伯凡伯毛伯之類當受命遠戍而方命不行故戍人怨之其言如此何以言之詩人之意以為天下之物莫强於水川瀆之流

勢不可遏雖萬斛之舟亦順流而下况束薪乎亦猶王室之尊嚴可畏令出惟行五等邦君雖征伐大故敢不惟命是承况出戍小事乎今悠揚之水柔緩無力至於一束之薪亦不能流其弱甚矣以喻王室既卑威令不振彼當出戍者反强倔不行而使我不當出戍之人代受其勞役則王室衰微甚矣詩意甚明諷詠自見又以國風事類考之言彼其之子凡五其曰邦之司直三百赤芾碩大無朋公行公路皆指一

時卿大夫之有權力者若君子稱其室家如北門之室人東門之縞衣綦巾東山之婦歎于室若是而已未見其以此等語目其室家也又況征戍之人初無携其室家同行之理無故而言不與戍申甚無謂也若曰出戍在外懷其室家而為是言則凡國風之中道情思者莫非婦人以君子行役在外而述其思念之情而聖人録之盖以婦人從一而終懷念君子乃情性之正也至於男子之行役而有内顧之憂者但

曰憂我父母而已若曰憂其室家則其情義出於私
昵淺陋不可以訓豈聖人垂戒之意乎其不可也又
明矣吾朱子訓釋聖經以惠後人後學當遵守誦説
之不暇又奚敢評論於其間哉然萬一之中竊有所
見亦不容不明辯之容或朱子有未改正處亦不可
知也夫大舜聖人也舍已從人朱子大賢人也大賢
之心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如九原可作質之朱
夫子或曰生之言然

邶風栢舟序辯

案此篇序說以為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作朱子據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遂疑亦莊姜所作一段議論極斥小序之非嘗試以序說參考變雅之中多一時賢人君子不得於君之詩如栢舟首章言不過謂見棄而憂思之深今觀變雅中言憂心殷殷癙憂以痒等語其憂一也二章言我心匪鑒不能度物若能度物則能擇利害輕去就矣兄弟亦不知吾心不可以

為依倚欲以是心而往陳訴之彼乃不察而反逢其怒也變雅中所謂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其意亦不異也三章言我心執守一定非如石席之可移我之所行亦一守其正未嘗二三其德何乃見棄而不我從乎變雅所謂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亦此意也四章言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變雅所謂多我覯痻孔棘我圉憂心愈愈是以有侮義亦不殊末章言心之憂矣不能奮飛則

悲憤之至託言欲去而不能去之意變雅所謂監觀四方蹙蹙靡所騁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等語意亦相近朱傳謂非男子不得於君之詩今以比類推之則序説亦無害理愚故謂凡若此類從序説亦通別立説亦通則莫若從之為穩特舉此而詳言之後不能縷辯也又古人託言皆以日為人君之象月為后妃之象此篇若如朱傳説乃以日月喻嫡妾則所謂日逈莊姜之自況恐亦未穩或當時有日月薄蝕之事古人重天變作詩者見天變於上政亂於下故不勝悲憤激烈而為是言耳

曹風鳲鳩辯

棄變風陳檜曹三國皆言其國小無政削弱委靡不久滅亡之狀不應曹風四篇之中乃有鳲鳩一篇所美其人之德盛大如許今詳詩文所美之德非惟三國所無實十三國風中所無惟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德辭語略相近蓋衛武公乃大賢君稱為睿聖武公又入為王朝卿士故其所美亦為盛德如所謂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寬兮綽兮伊重較兮等語與鳲

鳩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語意相類所稱有斐君子瑟僩赫喧等語亦與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不忒語略相當然鳲鳩所言正是四國一語雖衛武公之賢亦未敢當詩人未宜以此稱之詳味詩人所稱之德決非為曹國之君臣及春秋十三國之君臣而作反覆玩味惟周公之德足以當之竊料曹風與豳風聯屬疑豳風脱誤在此耳於是參考豳風詩辭如所謂其儀一兮其儀不忒與赤舄几几德音不瑕語相類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與袞衣繡裳語相類正是國人
四國與四國是皇等語相類若引此詩寘之破斧之
下九罭之前其為稱周公之德無可瑕議者今姑作
美周公解於後○鳲鳩一母而其子七以喻周公一
身而為萬方之所倚頼毋常在桑而子每異木以喻
周公常居冡宰之位而所頼於周公以為安養者則
或遠或近或内或外或上或下固非一所也所頼於
周公者雖有遠近内外之殊而周公推其安養之道

以及之則一視同仁初無遠邇彼此之間也且周公撫安斯世之心念念不忘有如固結又豈有一誠之或緩哉此首章之意也二章專言其服飾之美蓋人樂其德故見其冠帶之尊嚴姣好喜而誦之以見德稱其服之意耳三章言其正已而天下化之實大人之德也四章承上章之意復祝其壽所謂國人乃四國之人也抑萬年之稱乃臣下頌禱天子之辭人臣不敢當周公雖未嘗踐天子之位其實攝行天子之

事利澤及於天下真足以當聰明元后作父母之任故人亦以非常之福禄祝之良非僭語也由是一語推之則其美周公而作益信矣

秦風蒹葭說

愚自幼讀此詩每覺其辭婉而有味似有託喻之意今每諷詠但覺意味深長理在言外似有託喻如鶴鳴之類所謂伊人蓋託言之非指言也如果為指言則既知其在水一方何不即溯游從之當漸至而必得何故先溯洄從之遇修阻而不可進而後溯游從之邪其上下逆順之間皆是託辭序說迂謬朱傳亦未解經文今姑作一解于後亦未敢以為必然願與同經者再商之

詩人之意若曰蒹葭則蒼蒼然矣白露則為霜矣覽時物之變莫非氣化之流行而道亦無不在也然道無方體無定在又無形聲之可見聞也吾心之所求果何在乎譬則伊人亦在水之一方耳謂之一方則既知所止而有定向矣然求之之道固不可不多方以致其力也泂者水之旋轉衝激而亂流者也游者水之平盈蕩漾而順流者也溯泂則言逆流而上遡游則順流而下者也水之衝激而我乃逆流而進宜

其逆且難也謂之阻則廹於險峻不可得而進謂之長則牽引歲月無時可至由是以求之道愈難愈遠矣道既難求心不敢廢徐而思之盖自有方焉於是去其逆而即其順就其易而捨其難順水流行遡游而下果見其所求者宛然在水之中甚明而可見也向也逆而取之則徒勞而無得今也順而求之則可見而甚明噫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詩人其深有得於此義

者歟秦地即西周舊都其民皆親受文王周公之教者周雖東遷而文王周公之澤未泯賢人之在下者豈無尊德樂道歌詠性情如此詩之作者乎

簡兮第四章

古人作詩興體多取義不可容易讀過如此章是也榛果屬可以供籩實資民生之用苓草屬可以備藥物救民之病患山則必有榛隰則必有苓此本然之理也山而無榛則不足以為山隰而無苓則不可謂之隰譬則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當必有德政養民之

生濟人之患今吾之所接於耳目果能如是乎固不可得而知也安得不思西周之盛王而反覆歎詠之乎

定之方中卒章

為君之道富民莫重於農桑富國莫強於牧馬然必上能致勤則下始知勸農桑得所必至足民其心誠實而淵黙則畜牧自然繁息必至富國富民者富國之本富國者富民之效惟其心塞淵故能力於農桑

之務而勤於民事乃其心塞淵之實也

衡門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人之患惟不安分而多嗜欲則忮害貪求靡所不至喪德伐性由兹而興故君子之道思不出其位而已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君子非不欲也然非我之素有則横木為門聊以棲遲可也食前方丈羣羞庶品君子非惡之也然不可以苟求則泌水洋洋可以樂飢亦足矣惟處心之

既安而不妄動則素貧賤河魴與鯉雖美吾不思而必食齊姜宋子雖貴吾不慕而必妻天下之物又豈有能動其中者乎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詩意相類○孟子我得志弗為章與此詩意互相發聖賢得志之時尚不肯為如此況隱居而處下位者乎

小雅

鹿鳴

首章言初筵之時始作樂將幣帛以侑賓而所以娛賓之意在乎望嘉賓告我以大道二章言旅酬之禮

既行而又欲其遨遊以盡懽也然其所望於嘉賓者有不在言語之間而威儀動作可師可法所以示我者甚明德音孔昭盛德之著聞也視民不恌其德可以厚人倫敦風俗也君子是則是傚其德可以儀軌百僚也嘉賓有是德而設厚禮以饗之則燕非徒設矣三章言和樂且湛湛有過樂之義既作樂承筐以侑賓矣又燕飲遨遊矣意猶未足又和樂且湛可謂過三爵矣然其所以過於樂者為娛嘉賓之心而嘉

實所以可娛樂者由其德可為師法也則雖於樂而不至於淫矣故古人之燕雖極其歡欣和悦之情而尊賢貴德之意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四牡騑騑章

使臣固當盡心於事君而亦未嘗忘其親也人之行莫大於忠孝二者固難以兼盡故為使者於服勞王事之時而思親之念終未免戚戚於懷也〇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君臣父子之大倫也賢者處而居

家則當盡為子之道而孝於事親出而從仕則當盡為臣之職而忠於事君然而切於甘旨之奉者固無由宣力於王朝而有官守言責者亦未免闕於晨昏之禮故古之賢者每以忠孝不得兩全為病而出使之臣常以不得養其父母為念也但人臣竭力於王事者禮之常也而不得養其親者理勢有所必至也奚敢以私恩而廢公義哉亦奚敢自以為勞而形於言哉惟先王能通天下之志以為人情不過乎此故

於其來敘其情以勞之也○臣子之於君父義不得
兼繫而情實難於偏忘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
兮瞻望母兮行役之人皆有是心也自言其愁苦則
怨上之人慰勞而代之言則悦

皇皇者華

舜初即位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天子之大務未有
先於廣聰明也葢輿圖之廣非一人耳目所可及民
生休戚非一人智識所周知故必遣使于四方所以

宣德意廣聰明而防壅蔽之患也然必得其人然後可任其職得其人而待之之禮未至亦難以責其成既得其人又待之以禮則為使者下以慰遠方徯望之情上以答人君付託之重思致其勤以副上下之望者自有不容已者矣王畿之外侯甸要荒之遠民俗之隆汚政事之媺惡皆吾君所欲聞而吾為使者所當竭力而徧於咨詢者也曠瘝之未修聲教之未洽皆吾君一視同仁之所關而吾為使者所當盡心

而博於訪問者也驅馳之際攬轡之頃當思使九重之上聞其所未聞閭閻之細達其所未達又豈敢懐居而少暇息乎

常棣第七章

上言燕私之樂下言友愛之懽燕私之樂適可而止不至已甚如鼓瑟琴然尚有可比友愛之懽樂而又湛已過於樂不能遽釋無物可比湛有過樂之義抑詩言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其義可見傳以久訓湛久

過義亦相近常人之情溺於妻子之私愛而薄於骨肉之親多矣聖人之天性則異於是妻子之奉非不樂也閨門之內一己之私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如琴瑟之作一唱一隨律呂之音一鳴一應奚敢溺而過焉過則失中矣至於兄弟之恩本同一氣幼則相聚長而浸踈一有會合之期安得不過於懽而豈容遽釋乎妻子好合而溺於愛焉則為過而失中矣兄弟既翕不過於樂而遂已焉

則為不及而失中矣聖人天下之中正其處此者莫非性情之正也此聖人為能盡其性而為人倫之至也此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作其志切其辭哀象欲殺舜舜見象而喜孟子言舜之心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聖賢用心同一揆也行葦燕兄弟亦言其綢繆繾綣不能塡釋之意○唐太宗既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後生皇子燕羣臣酒酣語羣臣曰妻子可再得兄弟不可復得不覺泫然泣下古之聰明豪傑天性自與常人不同

天保第五章

此詩祝其君受福之辭不以福言福而以德為福不

以德言德而以質實為德可謂知所本矣蓋浮華侈靡或以啟爭亂之原而質實無偽實能基阜安之治人君茅茨土階菲衣惡食躬行於上正欲導天下之人去奢而即儉禁偽以存誠也令夫斯民惟事乎耕田鑿井樂其日用之常含哺鼓腹於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餘而無慕乎浮華侈靡之習莫居致力於稼穡樹藝居室場圃之業而無事乎虛妄譎詐之風是民皆能以君之心為己之心以己之德為君之德其

日用所行眞足以稱君心之願欲如是則民物安阜於下人君端拱於上所謂多福又孰有加於此哉三代所尚殷尚質周尚文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今詩人不以文稱周民而以質言何哉周之文所以美者以有其質為之本也文滅其質又惡足稱乎論周之文當參考於此

天保第四章

吉謂諏士擇日天子宗廟之祭諸侯助祭其餘執事之人皆擇公卿大夫宗戚子弟之賢者為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不賢者不得與也旣諏士然後卜日

卜吉而後有祭期卜而不吉猶未得以祭蠲謂齋戒滌濯祭期已定散齋七日屏腥葷格事務以修其外致齋三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以一其内將齊其思慮以交於神明也祭之夕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視牲視濯告充告豐告潔饎謂酒食酒有清酒醴酒玄酒黃流食有犧牲粢盛籩豆庶羞吉蠲為饎實備于禴祠烝嘗之中孝享之誠乃獻於先公先王之上互文以並見爾雅頌言祭者多矣惟此詩備言

四時之祭于先公先王豈四時之祫祭大享祧祔之主與常祭不同猶書言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類歟抑此乃祝福之詩非祭祀之詩故槩言祭則受福如是耳古人重祭祀受福皆本於神一章言福之多二章又言其極多三章言其盛大四章即言福本於神五章承四章之文言神錫以福不在於他只在民之質實卒章專言福曰新相繼不窮之意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觀大將之兵威固足以用武而克敵論王者之成筭初無待黷武而卻敵盖行師之道雖尚威武而馭戎之術要必以守邊為貴也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國人之辭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南仲之辭也由國人觀之則軍之甚盛不可當自南仲論之則制戎之長策不可易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以之出塞外涉沙漠以窮敵之巢穴此南仲之所得為而不屑為也務殺伐獻俘首而以開邊為功此南仲之所優為而不忍為

也誠以戰而勝之不若不戰而屈人兵之為愈勝而滅之孰若兵不血刄而戎患自息之為長此則明良之定策馭戎之要術出自王言而入乎南仲之耳受命於推轂之日而非他人所得與聞也始也觀其戎陣之整齊可謂無敵於天下終焉察其君相之成筭則兵不血刄而成功此王者之師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歟宣王北伐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則不惟宣王能修文武之業吉甫亦能遵

南仲之道者也傳曰或曰襄駕也與懷山襄陵之義同言加之上也若訓為除恐與末章夷字義重若訓為駕想當時師向朔方之時亦必與玁狁相遇以大軍乘之不能當然後走遁于一時事理為密若曰玁狁畏威遠遁未嘗接戰則末章所謂執訊獲醜義不得通

杕杜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此四句見於北山詩其辭同其義同杕杜為正雅北山為變雅何也杕杜之詩在上之人敘戍役之勞以閔之也北山之詩役者自言其勞而有怨懟之心也辭義雖同

而苦樂之意異矣此其為正變之别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繁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覽時物之得所而樂之者由其心有眞樂故也夫惟中心有可樂之事而又適逢有可樂之景故不覺其樂之至極也苟心中本無可樂之事則雖有美景遇於前而接乎耳目者初與我不相涉也尚何可賦而樂之哉南仲城朔方以禦玁狁久戍而歸固可樂矣

克敵而奏捷畢事而成功尤可樂也其中心之眞樂已如此覽目前之景則春日暄妍卉木茂盛黄鳥和鳴蠶桑樂業無非可悦耳而娯目者而吾之執訊獲醜適當其時以吾心之至和而感時物之大和則凡物之各得其所者若有以賛吾悦樂之氣而不可勝言者矣斯樂也南仲之心所有也南仲有是樂而不自言而在上之人代之發揚而歌以勞之則南仲之懽欣感激又當何如邪

湛露

二章言天澤濃而人君有成禮三章言天澤溥而諸侯有成德天澤之滋潤萬物猶君恩之慈惠諸侯詩人以湛露及豐草興夜飲成禮以湛露及杞棘興諸侯成德豐草杞棘本無用之棄材詩人之意若曰以豐草杞棘之賤而湛露皆有所及況我所燕之諸侯皆有令德可不加禮以饗之盖上天無心以成化而雨露之澤不擇物而周被聖人有心於制禮而燕饗

之設必擇人而後行○夫天之無不覆幬猶人君之無不統馭也天以高明廣大之體覆冒于上而羣生庶類森然而麗于地者何莫而非承天之澤也人君以崇高之極深居高拱而五等邦君布列于五服之内者何莫而非蒙君之惠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而枝榦條葉洪纖甘苦莫不發榮滋長以遂其生朝覲以時燕饗以禮而尊卑貴賤親疎一也卒章則極道其勞苦之情

南有嘉魚

篇中烝然二字若訓作發語辭前二章可通末章烝然來思一句中有二語辭亦不可通式燕又思若訓思念來思亦不通當以烝然訓為衆思訓為語辭為是

六月采芑

六月北伐采芑南征六月辭意多警懼嚴慎采芑辭意多雍容誇張盖玁狁大素桀驁侵寇在五服之外荆蠻素服役暫背叛在五服之内二詩均為用兵其氣象大小難易亦少異於玁狁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於荆蠻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采芑卒章又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意盖可見

車攻

五章六章當合為一章言器備而人心齊騎習而射御精斯可以即戎矣七章八章亦當合為一章獵罷而部伍閒息君之惠均及於衆事畢而威令整齊君之德誠出於衆田事息而君之欲不求備終事嚴而君之德無不備之子指當時御事之人允矣君子指宣王也會諸侯於東都播告天下孰不聞其號令所謂有問也既會諸侯車馬衆多田獵馳驟而不聞其喧譁所謂無聲也此皆由宣王威德所致故此詩每章鋪陳實事末章歸美宣王立言之序如此○車攻吉日雖皆田獵之詩車攻會諸侯于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西都畿内其事視車攻差小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猶六月釆芑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物之美者或有疵物之惡者或有資窮理自修之君

子當致其審也人惟理有未窮故所好者溺於愛而不知其中有疵惡者存焉於所惡一於拒絶而不知其中有可資者存焉是以好惡未當於理而已之德亦不能盡善矣園有樹檀人孰不知其為美材也而吾加察焉則見其下有蘀落之冗積是檀可用而蘀可棄亦猶人之才有所長亦有所短當取其長而舍其短可也他山之石孰不知其為棄材也而吾加察焉則見其猶可為錯資之磨礪以為利器用亦猶小

人或有可用之才則亦當略其短而用其長也推是而充之則應事接物舉措取舍毫釐纖悉不謬矣小序云誨宣王也朱傳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亦本小序之說如此類皆有所傳不容少貶

流水

傳以此為憂亂之詩今詳終篇文意亦是畏讒之辭卒章言民之讒言變亂是非曾無有戒止之者是讒言見信誠可畏也故復告其友曰由今以往我友凡一言一動可加敬慎矣讒譖之言上之人信之將有興起之勢若不敬慎則陷於譖人之口其可以不敬乎其若將然之辭與巷伯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之意同若如朱傳言我能敬讒言無自而興反似無懼之意恐與上下文意不相關屬

白駒

賢者之用世豈不欲得君以行其道哉盖必有以知國之將危而義有不可留者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在朝同心同德之儕惜其才而願其留故其辭如此非不知其志决而不可留也乃欲縶其馬以永朝夕非不知其潔已而輕富貴也乃欲其貢來而爵以公侯盖憂之深而留之切惟知伸已之情而不恤彼之志耳及其已去而不可即其繾綣之情瞻戀之

意不能已已所留之賢者今不可考其才德聞望抑亦當時之俊乂歟作詩留之者豈若家父吉甫之徒與國同休戚義不可去者歟○召公欲歸田而周公留之時有成王在上召公有可留之道也白駒之賢者决去而不可留蓋上無明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君臣之正義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山必有草木草木山之實也無草木則為空其山矣亦猶大臣執國政者必當平其政以及民若不能平其政亦為空其位矣今觀南山之髙大則有草木之實猗猗然而茂盛而赫赫之師尹居于髙位乃不能平其政果何故而然邪上則得罪於天而喪亂荐至下則得罪於民而怨讟方興禍亂之形若此其著孰不恐懼而尹氏曾無懲創之意咨嗟之聲可謂空食天禄居髙位也始則舉其理之當然者以問之終則

指其禍之顯然者以責之古人作詩字字有含蓄取義此章實字須如此說始見古人之意文理通貫下章承此章之意言不宜空我師空字與此章實字暗相應傳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盖仁賢在位則國充實姦邪執政則國空虛昔唐則天時狄仁傑卒后臨朝歎曰朝堂空矣女主之言亦有賢君識度者矣○傳中皆言不平其心恐心字只作政字為切

三章

言小人執政不思職任之重是自輕其位不宜遂至空其國也

四章

言執政者既非其人則小人必以類進而政亂國危矣愛君憂國之詩人既指其失以責之復加勸勉之而欲改紀其政也

五章

承上章之言而終其意言汝既弗躬弗親而任弗問弗仕以欺天罔人是以致上天不均不惠而降凶災汝何不改紀其政必躬以親而勿用瑣瑣之姻婭乎汝若能改紀舊習躬親庶政則順于民而民心息矣若能平其政而罷去

瑣瑣之小人則政修而怨怒消矣政修民和則天道順於上而凶戾亦消休徵至矣

六章

亦承上二章之意而言王與尹氏終不能改紀其政雖責之而無所儆諫之而不能從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天變不息也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政亂益深也憂心如酲誰秉國成憂之甚而中心憒亂也不自為政卒勞百姓終不能改無所望之辭也

七章

言小人同而不和難事而易悅其喜怒不可測實難與之言也

八章

言小人不足與共事將引而去之而四方同歸于亂而卒莫之之也家父周之世臣與國同休戚無可去之義所謂駕四牡瞻四方者亦假此之辭耳非實有此心也

九章十章

言君身之不安由大臣之心有所蔽天下之未安由人君之心有未明夫生於其心發於其政政之治亂何莫非由心之開塞家父作詩反覆致亂之由至於終篇乃歸於尹氏與王之心可謂知出治之本者矣

正月

謂山蓋卑第五章言是非變亂而不知戒賢否相訣而不能辯上下亦同歸於亂而已

謂天蓋高章言憂國者極畏慎而晝言當國者無忌憚而肆毒盖昏亂之朝蔽固已深未嘗不使人痛恨而長歎也

九章十章言在載之車方涉危險之地乃棄其輔車則必墮其所載必整其輔車使完固周密然後可以濟險不輸所載亦猶人君當艱危之時乃棄其大材之賢輔而用憸邪之小人則必失其負荷之重必無棄其舊臣使左右侍御皆稱其職庶可有濟而無失也此詩至八章所言危亡之形已成不可復救此二章復借驅車以明救亂之道惓惓然愛君憂國之誠有不忍恝然之意此詩之所以為厚也○昔人

有言將涉千里舍騏驥而策蹇驢可悲甚矣亦此詩之意也

十月之交

幽王内嬖褒姒外任皇父以致天變於上民怨於下故大夫作此詩朱傳於首章當脫此一句○節南山言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十月之交言四方有羨我獨居憂何也盖京師者四國之本尹氏秉國之鈞而不能平其政則四方同歸於亂皇父不有其君而作都于向其辭意各有所指一則甚言尹氏之亂政本一則甚言皇父之營己私也

蓼莪疑只作四章章八句

小明疑只作四章章十二句

大東說

衰世虐政賦斂煩急凡所徵求每出於常賦之外至於輸納之時典者復非理責備以難於人而民始困故民不忍指言貢賦之物而託於饋遺之微物而言我之所饋者酒也而西人視之曾不如漿我之所遺者鞙鞙佩璲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為長夫酒之美於漿佩璲之甚長非不難見今乃斥美以為惡抑長以為短則非理而難人亦甚矣民不堪命無所控告仰天而訴之意謂若果如此則雖空其杼軸亦不足

以塞逋慢之咎況民之力作有限而上之貪欲無窮以有限之力應無窮之求其將何堪維庶幾天之明監視之可也若織女之神靈敏速終日能成七襄之幣帛然後可以紓吾之急耳故跂予望之然此亦無可奈何而託於虛空希異之言耳非實有此事也故繼之曰織女雖有七襄之神速而無及於我牽牛亦不能服箱以遺我盖由跂織女而因及牽牛而并及金畢箕斗也衆星既無濟於我而我之窘迫略不少

紓徐而視之則箕斗非惟無益而翕舌揭柄之形反若助西人之掊取者此則不敢斥言在上之暴虐而託諸天象以風刺其吞噬竭澤之勢情極哀而意則婉矣跂字恐當如跂予望之之跂引足以望高遠之貌若訓隅字於星象為切於人情差緩○傳曰襄駕也謂更其肆也竊以為凡物有駕皆可謂之襄故昇舉亦謂之奉襄此章所謂襄義繫於此織機床之狀似之○終日七襄言一日之間凡七落機甚言神速之意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共四章

四詩辭語典重禮儀盛備恐只是先王之事詩中言皇尸君婦使君壽考萬壽萬年等語王者言之則可

施之公卿恐僭甫田卒章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亦只是下祝上之辭農夫恐不宜施此語鼓鐘送尸乃奏肆夏此亦天子之禮樂春秋時列國有行此禮乃東周以後諸侯僭用非正也朱傳斷然以為公卿有田禄者之詩蓋以甫田歲取十千為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畝歲取萬畝之入即九一之法大田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亦九一之法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乃公卿采邑之地天子畿內六鄉六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與此制不同故朱傳之説如此今案舊説皆以為先王之詩朱傳引呂氏説言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依舊説與序説無異宜更詳之

楚茨一章

言前人有墾治之功故我今日蒙其澤得以收其利而享祀也二章言始祭迎神而禮儀速備也三章言助祭執事之人皆能敬於其事而神享之也四章言祼獻之後久而益敬故神之錫之亦

各以類而應也五章言祭畢送神而親親之道尤篤而未已也卒章言神歸賔去之後同姓復燕於寢以厚其恩也詩人立言六章各有條序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有前聖平成之功斯有後人修治之力不有前聖之功則後人之力無所承不有後人之力則前人之功無所繼大抵前聖整其大綱以遺後人故後人得以盡其條目之密也夫人繼前人之緒饗已成之業惟

能思創始之勤勞撫盈成之匪易是以夙夜勉勉求不負前人之功茍或不知前人之艱難而視今日之成業為易得則怠心一萌百事廢而成業隳矣又何足稱乎楚茨自昔何為亦同此意古人用心忠厚凡事不敢忘本如此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此章言取民以制而斂散各得其宜省耕以時而慰勞益重其禮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皷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備禮而事神既以已然之利而歸德於民作樂而事神又以未然之利而恩厚於民葢古人之於農事制禮作樂以奉方社田祖之祭其於歲時終始無一而不在於民也秋祭后土四方時農功已成故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乃農事之終已然之利孟冬祭先嗇以祈求來年之穀故曰祈甘雨介稷黍穀士女又農事終而復始未然之利也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天有餘澤而民好義地有餘利而民好仁夫仁義根
於人心之固有無物不體無時不然要在人擴而充
之耳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未有仁而虐無告者也
今農民仰天之澤而其心先公後私則義不可勝用
矣因地之利而其惠及於寡婦則仁不可勝用矣古
之人致力於農畝之間而其用心若此非先王之教
其孰能致之

五經蠡測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經蠡測卷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　佑

五經蠡測卷四

明　蔣悌生　撰

毛詩

大雅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周家王業之隆皆由功臣善謀宣力之所致世臣與國同休戚世官或世祿其聲名烜赫照耀當世夫豈

偶然皆由其盡心致勤是以有傳世之顯乃若天下之事必資賢才以共治至於賢才之生而衆多宜其得多助之效王國之多士又莫非盡心謀慮之人使周家之業鞏固而不揺而文王亦頼以為安者皆多士深謀遠慮之所致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此章言王業之興而修爲有其機又推前代之廢而

保守極其難夫王業之難成而天命之不易保也信矣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凡爾後王當思文王所以受命者在於修德而所謂修德者蓋無一時一事之不合乎理而其所以求多福之機又在已而不在人也昔殷先王未失衆之時亦無一事之不循乎理足以當上天之明命及後王之失德然後天命去之矣今周之後王可不以殷爲監而思天命之不易保乎王業之興廢由乎天命之去就天命之去就由乎修德

之得失修德以求福在己而不在人則修為之機似乎易殷商以天子之大而忽焉喪其國則保守之功誠為難德也命也上帝也駿命也一理也自其得於己者而言故謂之德自其稟於天者而言故謂之命由主宰而言則謂之上帝由眷顧而言則謂之駿命多福者修德之應駿命者上帝所施配命之命專以理言駿命則兼理氣而言也人君惟能修德而事事合理則可以得天心受多福而保駿命矣王業興廢

之由天人感應之機反覆詳切如此非周公孰能言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此章論天人感應之機既本其高遠而莫測者以明其可畏之理又即其至近而易見者以驗其可畏之實其曰明明曰赫赫曰難忱不易固甚可畏矣然皆言其理初無形聲之可見聞也至於殷紂爲殷王之

適嗣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素有也今乃以不知畏天怨焉而失其位此則天下之人所共見聞者豈不深可畏耶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此章言聖人以至德而得夫天又有常德而得夫人小心翼翼敬也至德也事上帝懷多福得乎天也不回者德之恒久而不變者也受方國者得夫人也翼

翼者不回之本不回者翼翼之施體之存於中者為無息所以致事天之誠用之及於外者為無間所以萃人心之歸懷多福者統言其綱受方國者指言其實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此章言天之眷於聖人不惟篤厚於其身至於配偶之擇亦眉眉焉而造就之也下章言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意同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此章言聖人弔伐之師不惟觀其兵勢之不可敵尤深知夫天命之不敢違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此章言地利美而叶大同之占故國計定而興土功之役也　契傳以為然火灼龜而引儀禮楚焞為証但詩中凡言龜卜下文必見卜吉之義如爾卜

爾筮體无咎言上句言卜下句言吉卜云其吉亦然考卜維王卜也維龜正之亦叶吉之義如不吉之類亦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未有但言灼龜而卜不言兆之吉凶者恐契字訓爲合乃見叶吉之義於文義差順否則契訓爲灼龜曰止曰時當爲龜兆之繇辭曰止於是爲吉故築室于兹也文意亦備矣　緜緜瓜瓞比也以一句比一篇之義當别爲一體其實賦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此章言君人建國之初必先正經界以立其大綱然後及庶事以盡條目也不惟於民事之大者知所先

而於其細者亦無所遺葢遷國甫定凡事未備既有以定民之居即所以制民之產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此章言人君自強之道不於外患是恤而於内治是勤則政修而難息矣太王之遷于岐避狄人之難也而邠人以仁人稱之從之如歸市自國勢而觀可謂削弱之甚宜其聲譽之頓減也自人心而言還可以

得聲譽之隆是何也蓋當是時使太王切切焉以狄人之怒爲己怒而不遑於自治吾見其竄懼畏縮政日頹靡而稱譽頓消安能使聲聞常存而不墜哉惟其能不以狄人之愠怒爲輕重而惟視吾之政聲不廢而加勉是以政日修治地益墾闢昔之見侵於我者今則竄伏而潛消非其能自強於政治何以得此。夫人君之能於政治者不惟處之有其道而爲之亦有漸也蓋當患難之時苟志慮迫切不知循序而

欲速之心勝故所為煩擾顛倒錯亂不惟無以自勉而遂至於儆滅者有之而太王之賢則不然狄人之怨怒不能必其遽無姑聽其自然而不足為蔪但觀吾之所以修於内而播於外者為何如於是整其疆埸輯其民人静以居之寛以待之其積累之久則邠人之譽我者不替而益揚狄人之難我者潛消而遠遁有不覺其倏然而得此者亦以其善處而有持循之序故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聖化深服夫遠人之心由聖朝多得夫近臣之助夫聖人德化之妙本不可以形容也故即其所見者而歸美於輔弼之臣耳虞芮質成而諸侯來歸者四十餘國可謂振起天下之人心而竦動四方之觀聽所謂文王蹶厥生者此也然聖人綏來動和之妙實未易以言語形容也觀文王之身則居中端拱而無為

論文王之心則舍己從人而不自用則其所以致此者誠不可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詩人以其所可見之迹發為自己臆度之辭其辭繁而不殺者蓋曰以予觀之其以有率下親上之臣而然歟抑以有相導前後之臣所致歟又或以有喻德宣譽及武臣折衝之臣而得此歟蓋雖欲賛言而不可以名言雖難於言而又不容已於言故多為疑辭而不為決辭一以賛文王得人之盛一以見文王德化之妙實未易以

淺近可見者而擬諸形容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物生之盛資用而不窮聖德之盛同歸而無間棫樸之盛叢生之多不惟薪之而又槱之薪之者可供一時炊爨之用槱之則儲積之多可以繼續而不絕亦猶善政之利用厚生不惟可以養民於一時而富足之餘實可儲積於後日今觀文王德容之盛美而且多不可以一德名言但見左之而無所不宜而左之

人皆歸附之右之而無所不有而右之人皆趨向之蓋德盛而人歸無方向之限量。上二句言善政之資於民用者為無窮下二句言聖德之繫夫人心者為無閒古人作詩皆不苟詩中凡興體取義者多不取義者少況正大雅諸篇內多周公所作棫樸旱麓二詩皆咏文王之德柞棫乃草木中之至賤者天下多貴重之物不以取義乃泛言至賤之物以歌咏聖德被之絃歌奏之朝廷周公何草草若是其中必有大取義者存焉觀經傳所言文王之德曰卑服曰小心曰徽柔懿恭曰視民如傷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想見其為人絕無一毫尊貴自居之心而惟以民之未安為念惟其若是故人之歸向無有限量亦猶柞棫至賤至多故人得薪之積之亦無

限量也○濟濟容貌之美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此章言君臣德禮之盛即祭祀之時可見也夫德之著於外固無時而不然而祭祀所以萃人心之地尤足以見其誠敬之至濟濟哉之辟王而左右之臣奉璋以助其祭其君臣之德著於行禮之時已可見矣及觀其奉璋之容儀峩峩然而壯盛而皆稱其髦士之所宜則於禮之中又足以昭君臣之德濟濟之辟

王動於上髦俊之左右承於下有是德斯有是禮而又知其德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此章言聖德為人所歸不惟觀其上下承藉之勢尤觀其衆志和一之心也舟行於水彼此相須有不可相無之勢民歸於德君行師從有不能相離之理觀烝徒之楫涇舟而上下承藉之勢可見觀六師之及王邁而君民一體之情可知君猶舟也民猶水也行舟之人羣臣之象也舟

無水不能行猶君無民不可為國舟既有水若無持楫之人則不能行猶有君有民而無賢臣亦不能承君而治民也舟行於涇水之上而烝徒楫之猶人君居兆民之上而賢才衆多然後令行事治也此所謂上下承藉之勢也文王之德入人者深文王視民如子民之視文王如手足之衛元首一有所往則六師追而及之不令而從不待戒而自喻也上二句喻君臣相合上下相承其勢聯比而不違下二句言首尾相應肢體相隨其心固結而不離舟之與水猶是二物相須若首尾肢體則合而為一動必相隨而不可離矣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天道高明而象著聖人悠久而化成同一有常之德

而已雲漢之爲章于天亘萬古而不變聖人之作成天下徹終始而彌勤苟非德之有常持久而無失則其存諸中而著於外者將有時而或息又安能使象著於上而化成於下哉天道以至誠無息運於上而星象昭著粲然而成章聖人以悠久不息之德作成天下而人文宣朗焕乎於當世聖人之道由天然觀其天文則見人文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周天列宿經緯參錯下民仰而望之何其文也文王之世賢才

衆多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郁郁乎下民仰而觀之何

其盛也且作成人材聖人俄頃之化巳能如此況文

王以百年之壽積累之久其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薫

陶德性變化氣質其變化鼓舞之功效又何可量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此章言聖人治化之盛天下人材風俗文質彬彬無

過不及盡善盡美難以形容故借追琢金玉言文質

之致美極其功以喻聖人政理之勤極其至夫天下

之物文之美未有過於雕琢者也質之美未有過於金玉者也治天下之道亦未有過於聖人者也今於文之美則使之如雕琢之精質之美則使之如金玉之純則文質之美至是蔑以加矣文王以勉勉不已之德勤於政治而所以維持天下之心大綱小紀秩然煥然則治化之盛又孰有過於此者乎金玉追琢由勉勉之德而盡美四方綱紀由追琢金玉而後成論聖世之隆治非悠久不息之化其何以致之。夫

文質不可以相無而亦不可以偏勝人才作興於文王之世有德有造彬彬濟濟其文質固可美也而文王以純亦不已之誠運悠久不息之化裁其過引其不及所以綱紀四方之治而納斯民於大中至正之域亦無不盡其心焉蓋磨礱淬礪以致其極精薰陶鍛鍊以變其素質必使英華發外煥乎其有章和順積中純粹而不雜禮樂制度粲然而有交際之儀中正誠實渾然不見一善之迹夫如是則追琢金玉美

其文質者至矣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者至矣葢文質致美正所以成天下之治而勉勉綱紀實不外夫追琢金玉之功也追琢金玉是興勉勉其章其相是興四方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土之厚者物自盛德之厚者福自隆旱山之麓土氣之所積者厚而榛楛之生無事培養而自然茂盛文王以樂易之德積於中者厚故福禄來集不待用力而自然攸同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此章言非常之器必薦非常之味每以類而相從故非常之德必得非常之福亦以類而相從也夫物之可寶者莫如玉而琢玉以為圭瓚又寶器之中最貴重者固非常用之器矣味之美者莫如酒而釀秬黍鬱鬯以為黄流之酒又酒味之中最貴重者亦非常薦之味也以瑟然之玉瓚而黄流乃注於其中是非常之器與味以類而相從也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

發而為雍容和厚之容其樂易氣象固非常人可得而比也祿位名壽之並得康寧好德之咸齊亦豈常人之可及哉以豈弟之聖德而福祿同降其躬豈非非常之德與福亦以類而相從者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物各得其所止而遂與人同歸於聖化而成材一自然之機而已天地以自然之運發育萬物而天下之物飛潛動植洪纖高下莫不自生自育各遂其性而

無所用力聖人以自然之德化成天下而天下之人
道德材藝大小隱顯莫不感發興起各成其器而莫
知其由人見鳶飛魚躍于天淵各止其所止之地以
自遂其生而不知所以然者一氣化之運行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而自然之機有以發之也人見人材作
興於文王之世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不知其所以
然者一豈弟之流行感發興起振作鼓舞而自然之
化有以動之也鳶魚飛躍于天淵而天地之氣化以

著人材作興於聖世而文王之德化以成噫聖人之化其亦猶天地之化也與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章言文王之祀事物具而周于禮故致祭宜厚其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物之多者民所資德之厚者天所祐夫惟物生衆多然後可以資民之用聖德和厚然後可以受天之福

夫葯生之有限而取之易窮將見民用之不足德或不備而局於一偏亦何以得眷顧之隆哉柞棫之叢生不可以千億計而文王仁厚之施亦不可以數計也薪燎之不時而柞棫之生繼續而不絶民情之多欲而豈弟之澤溥博而不窮下而養民一豈弟之發用上而事神一豈弟之所存得夫民所以得夫神也觀民之所資足用而無闕則神之所念亦眷顧而不忘矣○詩人於前篇曽以雲漢天章興周王之壽考

矣上章又以玉瓚黄流興文王之豈弟矣天象之高明金玉之貴重遠觀近察取以咏文王之德固宜也柞棫之為物至微至賤乃託興而取義何哉是或一道也柞棫之為物至微至賤初無高大軒舉之勢不待培養而有叢生蒙密之多人得而取之無有禁限時時而薪之無時或窮借使松栢樟楠之高大民欲薪之固不可得苟得伐而薪之則今日之斧斤而明日牛山之濯濯矣又安能繼續而資民用哉文王以

侃侃平易之德自然而然無事勉強不以崇高富貴自處而以謙抑卑下為心人得而親無有限隔人人而濟之曷嘗有遺苟使人君之尊而以九重之勢自居則在下之人仰之懸絶而小民鰥寡何以蒙恵鮮不侮之澤哉詩人之旨微哉。民者神之依神者民所萃文王以一身而繫人神之寄事有兼繫而理不可以差殊觀也然民事則日用常行有實而可即鬼神無形聲見聞其迹為難知求其事神而受福亦惟

驗諸民生之資用而可知民生厚而無不足則神之

慰勞亦眷顧而不忘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此章言聖德之繫夫人心者固結而不揺當觀聖德

之得夫天心者恒久而不變夫其所以繫夫人心者

固所以為得天心之本而其以德受福而不變者即

其繫人心而固結者有以致之也葛藟之蔓生柔弱

不能自立而木之枝榦本固而不可揺葛藟惟附于

枝榦之上然後有所依倚而無摧折之患庶民以林林總總之衆散處于輦轂之下本不能以自立惟文王之德有以維繫之是以萬邦之廣兆民之衆亦皆倚賴文王為楨榦而無崩折之憂人見文王以豈弟之一德而禄位名壽之俱全始終不渝表裏如一而不知文王所以繫人心者如此其固故其得天心而受福者如此其厚也葛藟附于條枚而後成不可摇之勢庶民倚于文王而後建不可㧞之基則其所謂

求福不回者亦不待他求而皆得于此矣

棫樸旱麓二章

凡詩風者歌咏情思雅者鋪陳政體故風多興雅多賦正大雅十八篇皆賦體惟棫樸旱麓二篇屬興文王之什十篇皆咏文王之德他篇尚有兼言惟此二詩専咏文王之德篇中每章四句四句之内下二句言文王上二句託言他物此詩皆周公所作其間辭意義理精緻微妙必有大取義者非若國風泛泛託物興辭之類可比也但以上句言他物下二句說出文王故六義之體屬興其實則比也○二詩託興如舟楫如雲漢如金玉如玉瓚如鳶魚或天象或重寶或用器或天機以此物起興咏文王其取義更易曉若兩言作棫棫樸一言榛楛一言葛藟皆微賤之物必非泛言故愚于每章說于前誠不可泛泛讀過恐將

古人作詩之初意湮晦不明也○棫樸專言文王為衆心所歸主于人而言旱麓專言文王為福禄所歸主于神而言惟其合于人是以得乎神二詩之體相類意亦相似○棫樸凡五章内四章興一章賦旱麓凡六章内五章興一章賦皆言祭祀之事葢古人重祭祀主于人而言者祭祀所以萃人心之地於此尤可見人心之歸主于神而言者祭祀所以交神明之地於此尤可見福禄之歸言祀事必皆典重語固難託興○二詩中每章皆異義獨兩言遐不作人而託興又不同何也一則以天道之高明悠久者語文王而言其所以作人者有必然之理而不可易一則以天機之發見昭着者語文王而言其所以作人者有自然之妙而不可測其所以稱贊文王德化之盛至矣盡矣至是亦蔑以加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此詩推聖德之由開於前而裕於後內助之賢世濟其美其所成就者深遠有非人之所能及也夫妻道無成雖無專美之義而正始之道實為風化之原由太姜而及太任由太任而及太姒而又得邑姜所以紹前美而昌厥後者自生民以來帝王之興世有賢助未有若周家之盛者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德足以協于神行足以正夫人非聖君其孰能之宗公自后稷以下至于組紺皆是不言太王王季者舉遠以見近朱子引孔子孟子張子之言釋於下至矣備矣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德施於人神之交可見之地而各極其美德存於獨處之地不可見之時而常有其誠在宮在廟交人神之地人所共見之時也雝雝肅肅德之各盡其美也不顯無射獨處之地人所不見之時也亦臨亦保誠之有其常也德

之著乎外者隨其地誠之存于中者純乎天。德形于接物之時盡和敬之道德存于無為之頃有純一之誠聖人于內外動靜之間始終一于敬而已在宮在廟應事接物之時省察之地無少差謬不顯無射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時存養之功無適不然聖人之德如此學者之功亦如此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聖人之德不因外患而少損不資外助而加益蓋其性與天合故德全而無疵也夫聖人之德猶天然豈

因人而有所損益哉聖人之德如天之大如日月之明人雖欲毀之其何傷于天與日月乎德無玷缺何損其光大無疵翳何損其光明德無不具體無不全生知安行無有勉強故雖無所前聞而亦不違於法即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若人惟有過失故資諫正之力聖人行無過失故不待諫正而自入於道所謂無罅隙之可議者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人材皆生于聖人之世亦皆成于聖人之化夫天下固未嘗一日無材也而生于斯世皆有美質而無不可用之才則非聖人之世薰陶之功固不可以得多

士之盛如此也然或無聖人之化有以振作成就之則亦局于一器之小成而無以進爲成德之君子矣又安能播名譽于後日哉今夫成周之世大而成人則有德幼而小子則有造無不可需當世之用而文王之德亹亹勉勉無有厭斁又有以振作而興起之是以成人小子不但爲有德有造之器而磨礱追琢皆能成俊髦拔類之全材不惟信善之美質可稱于一時而光輝發越誠足揚名於後世噫文王以純亦

不已之誠薰陶漸漬而有德有造思皇多士克生于其前文王運悠久不息之化振作興起而俊髦成德濟濟多士毓譽於厥後其作成人材之功薰陶鼓舞之妙又可量乎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此章言天之生民惟求民之安有能安民者始立之

為君而付以安民之任也其始未得其人則徧求而擇審之雖大國茍失其道即棄之而不顧雖小國無其人亦去之而不取既得其人如太王之仁為人所歸誠足以當安民之任於是開拓其基址增益其規模而立之為君及天命既定則不可改移矣以明天心惓惓於求民之安屑屑焉為民而擇君其事甚明而可畏太王之遷岐以興王業皆天所為而非人所及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此章言太王遷岐之日由墾闢而及樹藝既盡夫人事之宜外患息而内助賢宜得夫天眷之厚葢惟人事修於下是以天命眷於上至於邦域浸以修治而又得賢配以為之助則亦莫非天心眷顧有以黙相而使之然也作屏菑翳啓辟檉椐墾闢之功也修平灌栵攘剔檿柘則又存心于樹藝而有

利用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遷國之謀出於天而外患息內助之賢由於天而國祚隆皆非偶然也夫人君能自強於政治固足以為服遠人之本而內助之得人尤足以為正始之基蓋君德之既賢而內助之未稱吾恐近而儀則尚無從而取法而懷柔之遠焉能保其久而無患哉帝遷明德於居岐之初而寇攘之患頓息於邊境之外天立

賢妃於治岐之日而不拔之基永建於宗周之中明德之遷出於帝而厥配之立由於天天之眉眉於造周也如此而豈人力之所致哉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

此章言天眷篤於有常而賢聖之生適逢其際賢君善於處變而繼述之善益大其業夫天命本無常也

而其所以有常者眷于有德故也此承上二章而言乃眷西顧帝遷明德之後今省其山見其木拔道通信乎其有明德故生聖子神孫以當其業此天眷之益篤也夫太王欲廢長而立幼太伯以兄而避弟可謂人倫之變矣維王季能繼其父兄之志述其先世之事是以益厚其福再傳而遂有天下也天生聖子神孫而肇其興王之意于前聖人盡人倫之變而成其王業於後天人交感之機王業積累之勤夫豈易

言哉緜詩言作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言作棫斯拔松柏斯兌今動闕乃賤木也只可薪燎別一闕麓言民燎想太王闢闕山闕棫則拔起芰除之遇松栢則闕平闕行道兌矣與松栢斯兌同義謂小闕起通道於松栢之闢拔字如作屏啓闕作棫如菑翳㰌椐之類朱傳於緜詩拔字訓作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恐不必如此說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君德本於天而無疵故修己而多兼人之能聖德純於天而無間故受福而有傳世之遠人之所行惟不合於理故其心有悔聖人無私欲而合天理何從有悔易曰不遠復无祇悔顔子不貳過之謂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至克順克比

德禀於天而義以制事蓋自無間於人言德修於己而理以勝私故能兼總乎庶務王季之事正人倫之大變使其處之少有不合於宜將見人情未愜而喧騰之議起又安能使其德音清静邪惟王季之心如

上帝所裁度其長短輕重皆協于中而無毫髮之闕

父子兄弟皆得其心之安外而闕

有窮闕之者由其本然之權度出於天故非間之言不出於人也又能自明其明德而無物欲之蔽斯可以為出治之本故見諸設施則於慮事用人之際教令刑法之施綏來御衆之道莫不各當其理焉蓋其德音之清靜者由乎中心之制事而六事之兼能者由其己德之克明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聖人有天德而造道之極至故能正人之不正而成王業也蓋聖人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蔽其知覺已止於至善之地故其見諸行事初不溺於血氣之私而皆爲天理之當然也畔援舍此而取彼也歆羡肆情以徇物也以迹而言文王居岐而興兵以伐密在周之京而取密作程邑甚有似於畔援歆羡也以心而言則帝謂無然者受天之

命而秉天德其伐密作邑乃因密人有罪可怒而怒之奉行天命而為天吏初非有舍此取彼肆情狥物之心也下章貝草聲色之義意同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髙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王者之民大而無外故都邑雖有定制而聲教初無限量也王者居中而御四國夫豈有心於廣土衆民之計哉而聲教所及人心之歸自無彼此逺近之間

莫不囿於一德之域而豈有一民一地或出於聖人德化之外者哉此聖人之服人不尚威而尚德而人之服之亦非力服而心服也。文王安然處於周京初無闢土地之心也而伐密之師侵自阮疆所陟之岡皆曰我之陵阿我之泉池無有據其舊境敢陳兵飲水而拒我者文王曷嘗有意於此而亦豈期而然哉彼此之民自以周而相我而不外於文王耳及夫土地既廣人民既衆其勢不得不遷都以容之於是

乃度其鮮美之原遷都於岐之陽而作程邑焉其都邑之制亦不出乎渭水之側而聲教所至則雖萬邦之廣同一歸向而皆以文王為下民之主焉噫文王處於周京之中安然無為而共阮之地來歸自有不可遏之勢程邑作於岐陽之側本有疆境之限而萬邦歸向同有不自外之心非聖人之德何以致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天子之常制也文王為方伯安得以此法而視天下哉而遠人之歸自不外於文王之化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者王制之所同而遠近同歸無分人已者聖化之所獨我者周人自相我也䙡

文王之辭也湯東征南征而他國之民皆望其來曰徯我后親湯之辭也夏國之民未屬於湯而皆以湯為我后阮疆之地未屬文王而皆謂我陵我泉萬邦之國尚屬於紂而皆以文王為下民之王夏民之親湯猶殷民之親文王也雖然夏民歸湯而湯不得終辭殷民歸文王而文王率之以事紂此湯所以有慚德而周之德所以為至德也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聖人惟其稟天德而無我故能奉天討而正人夫聖

德淵微不尚誇大不繫已私而純乎天理故人有違理而得罪於天者則奉辭而致天之罰也夫興兵而伐國可謂聲色之暴著而有迹之見聞亦可謂張大而將有變革之事焉其實則因人之有罪而奉天命以伐之使同歸於帝則而已非有意於作為而造此聲色夏革之事也內而正已則理稟於天無有作為而全其天德外而正人則令出於天奉行天討名為天吏聖人一動一靜莫非聽命於天豈有私意作為

於其閒哉傳曰夏革未詳竊謂夏者大也四時之夏華夏之夏皆以大而得名革者變也除舊更新之義言文王不以張大變革之事為可長也傳所謂不暴著其形迹亦含此意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皆聖人無我之事也詢者問之詳也詢爾仇方問其罪之當討同爾兄弟率與國而協心仇方崇侯虎也兄弟遠近諸侯之歸周者也詢爾仇方同爾兄弟聲色之見聞於人甚矣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則於諸侯將有變革之事伐崇而作豐邑正除舊更新之事所謂革也上文帝謂之言不以聲色不長夏革下大所言卻是聲色夏革之事蓋自常人以迹而觀文王則若有其事自上帝以心而察文王則文王初無是心也禹治水八年於外乃曰行其所無事文王興師伐崇而曰不大聲色不長夏革蓋亦行其所無事而非用智自私也。此詩於文王伐密伐崇之事皆以帝謂發辭見文王所為即天之所為若後

世以常人之心而度文王則失之遠矣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王者之行師雖有先後緩急之序而遠人之歸德初無彼此遠近之異也其始緩攻將以致附而德來之也及其終不服然後肆兵攻之急攻而四方無拂即其遠近之間也○始也雖曰緩此先後緩急之序也然其始之緩而四方無侮終之攻而有執訊攸馘之志則於緩之中而行師之法未嘗全廢終也雖曰急攻然師之再至因壘而降實未

嘗有肆伐絶忽之事但示之以威茍不服則必殺而滅之之意耳是於急之中而仁愛之意未嘗不行乃緩急相須恩威並濟此王者之師也○案皇矣一詩八章首章言天徧觀四方求賢君而終歸於岐山二章言帝遷明德天立厥配三章言帝省其山帝作邦作對四章言帝度王季之心五章言帝謂文王無畔援歆羡以及伐密七章兩言帝謂文王以及伐崇以見周家王業自太王遷岐之初以至文王受命之日其間地勢漸闢人心寖歸存心處事之方撫衆臨民之道近而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遠而邦國戎兵之變無一非天所命而非人之所為也

經始靈臺一章

此章言聖人之使民蓋有不令而自從撫之而益親

者矣文王之作靈臺也方其經度之初而民之聞之已自相率其役趨者衆而用力齊乃至不終日而成功可謂不令而從矣而文王之心恐傷民力復撫而諭之曰築臺固所當役也然今兹經度之始漸次而成可也何至急遽如是無乃傷民力乎民聞其言而來益衆治之益勤如子趨父事而不可遏也夫下供上役則作止有程而勞息有節子趨父事則不遺餘力而遂忘其勞噫臺有常制而得靈異之名君有常

尊而施父子之愛文王德澤之在人心蓋已久積於未作靈臺之前而庶民之趨事勸功特形於經始靈臺之日文王視民如傷之仁又發於經始勿亟之辭而庶民親戴父母之心尤有出於通力竭作之外豈惟庶民以文王之心爲心而文王實能以庶民之心爲心也太王遷岐之初築室之際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大王經始靈臺之時庶民子來周家之得民心其從來遠矣

王在靈囿一章

聖人及物之仁隨處充滿而民樂其樂也文王在靈囿靈沼而禽鳥魚鱉之各得其所也如此禽魚自知其樂而不知其所以樂皆出於文王之仁文王有囿沼禽魚之樂初無涉於民而民述其所有以樂其樂一和氣之流行而文王愛物之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而豈徒曰臺池鳥獸之樂云乎哉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王者承世德之盛既居中而對在天之神王者盡繼述之道惟順理而服天下之心周家聖聖相承所以受命而造周者亦惟合於天而信於民耳後王所以纉其緒而對其神者亦豈有出於天理民彝之外哉蓋三后在天之神昭著而不已者同此一理而後王之配于京而成其信者同此一天但上天之神固不可得而測度而人心之理固可得而推求惟長合於

理而信孚於民斯可以對其神而無愧於前人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兹一人應

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此二章言王者以孝治而天下化斯繼述之道著矣

夫孝者根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武王躬行於上而

心純乎孝以是道而化天下亦惟因人心之所同然

者而振作興起之故能爲法於天下而民信之亦莫

不興起於孝而親戴於其君繼述之善又孰有明著

於此者乎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二章言武王善繼述故禄不窮人心歸故得多助

案此詩六章每章皆承上起下之辭然大意實作三段一章二章言武王盡繼述之道三章四章言武王以孝道化天下五章六章言武王為天人之歸五章所謂昭兹來許繩其祖武只是言武王雖已往而其德猶顯著於來世蓋由武王能繼其祖之迹耳若如朱傳作來世能繼其迹則昭兹作一句來許聯下文作一句恐文意不順亦與前後章文意不協

文王之什凡十篇鄭譜謂以上爲文武時詩以後爲成王周公時詩朱傳言其誤今詳其意

鄭譜只欠一言字亦可略也

行葦首章愛物盡其仁而使遂其性親親篤其義而得遂其情其理初不殊也葦雖易生之物而生於道路經行之地固難以遂其生必也人加愛護勿使牛羊踐履之然後得遂其性方苞方體漸至暢茂而其葉泥泥然矣凡弟雖骨肉至親然一體之分漸長則漸疎必也人篤其義當相告諭勿至疎遠然後得以

肆筵授席以遂其懽洽之情此詩首章槩言人當篤於親親之義然後得以全其懽會之恩二章言既燕則有侍御之多品物之盛禮行而樂作三章言因射而飲而歸重於敘卒章言養老之厚意於祝頌之中又有期望之意所謂以引以翼望其引導輔翼歸於善道亦非苟為燕樂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詩之祝頌多矣小雅天保大雅既醉二詩專為臣祝其君受福之詩篇中吉祥可願之事不一而足天保篇終以民之質實無偽為君之福此詩卒章以釐爾女士為君之福最為善頌而非溢美也詩人蓋有見

夫太王至岐之初爰及姜女以胥宇而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著於皇矣之篇繼而王季克明其德又得太任為賢配而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形於大明之雅又繼而文王之聖又得太姒以為配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既居於正風之首又繼而武王之聖邑姜治內而亂臣十人有婦人焉紀於魯論之篇蓋自上世帝王代有聖子神孫閨門之內又有淑女淑媛以為妃匹未有若成周之盛者也

千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承上章言祝其君受福不惟申頌於其身而又及其子孫願其子孫之多且賢也千億數之多也穆穆以下言其賢也多而不賢或失道而墜緒賢而不多或寡助而孤立多而又賢則所謂百福不足言矣

篤公劉

首章言公劉惟厚於民事故必侍兵食既足而後為遷都之計也

二章言公劉既能相土以居而順夫民又能親勞于役而忘其勢

三章言公劉於相土之時慮無不周故定都之日顧無不

足夫人之作事惟創始之時謀審而慮熟故功成之日莫不副其所欲而無一毫悔咎也公劉之始至自下而觀則逝百泉而瞻溥原自上而觀則陟南岡而覯於京其深謀遠慮可謂審而不苟故定都之後所需非一有居而處者有廬而旅者有言其所言者有語其所語者皆足以取給而稱其所謀始也不憚其勞而致其深思遠慮之計終也享其成功而又以慰其上下賓主之心非公劉之厚於民何以能此

四章 言公劉落成以燕其臣不惟禮意足以娛其身而法制又有以繫其心也

五章 言公劉能因天地自然之利以定居邑又詳於兵食一定之制以廣其業也○三單單字朱傳未詳恐只是三軍字之誤古者大國三軍

六章 言公劉於遷都之始惟能備器用以立其基故定都之後斯能致富庶以廣其業所謂總敘其始終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此詩言水之無源者尚可以資民之用則德之有本者寧不可致民之安　上一截說得最輕下一截說得極重彼之最輕尚可取以為用則在我之最重者當必有所深賴也夫行潦之水朝滿夕除乃無源之水本無用之物今而取彼而注諸此猶可以餴饎與濯器之用況成王以豈弟之德乃其本性之所固有而膺天子之命安可不為民父母為民所歸而使民安息乎此詩人之意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靈物之瑞世必擇所止以棲其身賢才之用世亦必擇所從以盡其心葢王者之瑞固不時出而明良相逢亦不苟合也鳯鳥非太和不出今集於所止而泰和雍熙之得其時也賢才非明君弗致今媚于天子則以成王在上車馬衆多以盡其禮以引以翼以行其道夫然後可以委質而盡其忠愛之心也既曰維君子使又曰媚于天子葢引君當道以行已之志非媚悅取容之謂也○集傳云媚順愛也順者順天理也乃所以愛其君非順君之令也

卷阿說

王者當隆治之時而適游觀之樂故大臣形於咏歌而寓陳戒之意夫人之情孰不知恐懼修省於草創多事之時而常怠惰放肆於治安無事之日成王承文武周公重熙累洽之餘而享盛大無窮之業撫四海之無虞覽宇宙之清泰有卷者阿逶迤坦蕩地之勝也飄風自南時方長養氣之和也於斯時也龐臣碩輔濟濟蹌蹌相導前後來游來歌吟咏性情以暢

其和樂之情梧桐生於朝陽而鳳凰適來鳴於高岡之上以昭靈瑞之應隆古之治未有加於此時而人情之樂亦未有過於此者也召康公蓋有見乎此正人心盈滿之日而怠心易萌之機也此其所以不已於言繼王之歌以寓其陳戒之意也歟其意以為王之來游來歌於卷阿之上伴奐乎王之來游也優游乎王之休息也使爾遂其性命之正似上世祖宗善始而善終信乎其可樂也爾土宇版圖奄有四海可

謂甚厚矣使爾得遂其性常為百神之主又信乎其可樂也爾之受命且綿延而不絶矣爾之福禄又安固而不揺矣使爾得遂其性而其福純一而不貳悠久而無窮又豈非其可樂者歟凡若此者皆人君之所大願欲而不能以自致者今王皆撫而有之其樂當何如哉所謂廣王心而歆動者此也然其所以致此者亦有由焉固不易得也亦非苟得也亦不可恃此以為可以常得而不加修省於吾心也葢惟有馮

翼之才以分我任之寄有孝德之臣而託輔弼之重夫然後四方以我為則也惟其能修己之德仰之則顒顒卬卬而尊嚴即之則如珪如璋之純潔聞望著於外而無有不善故四方以為我綱也一則資於人一則責諸己固皆人之所可勉者至於鳳鳥之來則王者之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又不可以不思也夫鳳皇之飛必擇所止而藹藹吉士必忠愛於其君鳳皇之飛上至於天而藹藹吉人必仁愛於民其理非

二致也梧桐生於朝陽有菶菶萋萋之盛而後鳳皇來鳴於高岡有雝雝喈喈之和王朝有車馬禮物之多然後可以待多士而使之盡忠以事君而愛民其理亦相類也自五章至卒章則所謂致福祿之由也成王觀鳳皇之鳴于梧桐則當備車馬之禮以待賢士思在己有福祿之盛則當思賢才以當引翼之任必使在廷常有馮翼孝德之臣在巳常修顒卬圭璋之德車馬之禮常有闕君臣之和協常如梧鳳之萋

雖夫然後得以伴奐優游以長保其皈章之厚福禄之康也苟爲不然則滿足之氣盈怠惰之志長治日退而亂日進矣雖有福禄之盛其可以常得乎此則詩人陳戒之意也周家自后稷公劉以農事開國傳至太王王季文武周公累聖相承以及成王制禮作樂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頌聲作而靈物至太和之盛至此極矣治亂相尋氣數之常故卷阿居正大雅之終民勞繫於其後而雅變矣匪風下泉居變風之終亂已極矣故繫之以豳勤儉質實治之所由興也卷阿之後繫以民勞民勞於下亂之所由生也聖人之意微矣下泉後有豳風如易復卦一般卷阿後有民勞如易姤卦一般詩可以觀亦須如此看

民勞

詳味此詩葢朝廷始昬亂之時其時文武周公之道典章法度粲然具在非不存也在朝之臣老成才德非不有也但王心暴虐棄舊章而不顧疎斥老成而不用而其所任以政者乃少年不更事之人是以民勞于下而政亂于上其時若召穆公凡伯之徒又皆世臣與國同休戚者言不行諫不聽義又不可去故其熱中之情發而為懇惻切直之辭一語責之旋以二語勸之不厭繁複惟欲其有所警悟而改紀於其政所謂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類是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此章言人君所恃以為安之具非一而有本末輕重之倫焉固當常加修飭以防其弊也夫人君不能以獨立必得賢才衆庶親踈遠近維持夾輔然後可以安居若大人大邦大衆大宗宗子皆國之所有而人君所恃以為安而不可偏廢者猶都邑之有藩垣屏翰城而後可以安民居也然必已有其德然後得五者之助茍無其德則衆叛親離五者不得其用而孤危矣是則德者本也五者之具末也五者之中宗子

為重四者為輕猶藩垣屏翰皆統於城之内也四者之中懷德又為重而三者為輕也故价人維藩首言之而宗子維城特詳於懷德之後詩人立言各有以也人君必先得大德之人以為輔然後巳德克修推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篤近而舉遠居重以馭輕宗族輯睦侯邦率從自能得多助之效而君國皆賴以安矣苟或左右匪人而巳德不修則宗族棄之而親離侯邦不服而衆叛為君孤立於中而危

亡可立而待何可以不畏乎五者之具各適其一器之用而懐德獨謂維寧者德之效廣不可以一器名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此之謂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此章言爲民上者固當謹天變而不敢慢尤當畏天監而不敢忽蓋天日變於上而震怒者此其迹之著而可見者也是宜加謹而不敢慢矣至於天之聰明

監視於人者乃其理之微妙不測而無形聲之可見聞者也於其不可測者知其理之無所不在而不敢忽焉則無時而不謹矣此詩自首章至六章反覆戒譬至矣盡矣末二章乃告以經邦之要事天之誠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為此詩者其亦衛武公之流與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此衛武公自言其修省之辭既明夫表裏符驗之不

可誣復析言人品賢否而思自勵也蓋容貌辭氣乃
德之符覩其著於外者慎容而無失則其中誠實而
端正可知且人品高下有賢愚不同賢哲之人能敬
其威儀理之常也今之稱哲人者乃反效愚人而不
知敬其威儀是無羞惡之心也茍能推羞惡之心必
思勉為哲人而不肯甘為愚人矣此則武公自勵之
辭也

質爾人民一章

抑詩大抵皆言修身之事一章言抑抑威儀二章言敬慎威儀五章言敬爾威儀八章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五章言謹言已詳七章專言謹言之得失則謹言謹行為修身之要可知矣

荏染柔木一章

此章言人君自修之道託物而喻謙抑質人而驗賢否也然人未有不謙柔受言而能進其德者譬之於物荏染柔忍之木方可綸絲為弓而成器若剛脆之木則不能成矣惟人之修身亦然謙卑巽順納諫受言則過而能改善言日聞而可以為進德之基茍或

剛愎自用則善言不聞過不能改而終無以入德矣是以賢哲之人告以善言則虚己聽受而順以行之昏愚之人則不以為信拒而不受人之賢愚其懸絶也若此為君子者固必勉效哲人而勿為愚人也託物理而喻矯揉修治之功論人品而冀思齊自省之效武公其賢矣乎此詩乃武公修身之事於柔之一字不一言而足一則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二則曰輯柔爾顔三則以柔木興恭人是知謙巳受言乃修巳之要而悻悻自好實學者之大病也後章曰民之靡盈即温恭虚巳之謂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正所謂覆謂我僣者亦終為愚人而已矣

孟子曰訑訑之聲音距人於千里之外具亦異乎吾之話言順德之行者矣

亹亹申伯一章

此章言諸侯有常職欲繼世而爲法於人大封有常典欲傳世而垂法於後也王者封建諸侯已親命之以繼述之意復命大臣行舊典而授以永久之規不惟使諸侯以祖宗之心爲無愧於既往又欲諸侯以天子之心而傳之無窮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一章

此章言仲山甫之賢惟德性之禀有盡美故其所著所存者無不善惟知行之學有兼至故推而事君從政亦無不宜也不有資質之美固無以為進德之基不有學問之功亦何以致用而措之事業哉○德性之美純乎天故體之所具無不善知行之學盡諸己則用之所施無不宜葢稱大臣之賢既有美質而加學問之功宜其得君以行其道也此章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乃天所付與於人本然之善者也在大學則為至善在中庸則為中此章言秉彝維則正承上章有則而言惟聖

以為能踐形則自然不過於則仲山甫柔嘉維則無過不及之差亦可謂大賢矣非資稟能全其天命之本然未易及此令儀令色容貌之著於外者善也小心翼翼誠敬之存於中者有常也古訓是式多識前言往行以致其知威儀是力職分之所當為者勉而行也天子是若推以事君明命使賦施於從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一章

此章論大臣之職無所不總而有內外詳畧之差蓋以輔君為重也夫仲山甫之出使為城齊而行吉甫舉其職於賦政于外特一言之至於式百辟保王躬為王喉舌屢言而不一言焉可以見大臣之職以朝

夕匡弼為本而出使於外特一時之用耳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一章

此章言大臣出使而能察政治之得失者由其不固已而勤於事君也蓋明德以正己者治人之本也苟已德之未明則是非之或眛在我之所行尚無以知至理之所在而得君之心況望其出外而能辯侯邦之善惡乎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一章 第五章

賢臣之能用其中甚有異於常情也然中道最難執守而常人之情未有不倚於一偏者惟賢者能全其物則之理而本然之權度精切不差是以能持守中道而不陷於一偏也此詩首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乃一篇之綱領下章所稱仲山甫之德皆言其能全物則之理二章言柔嘉維則正承上章而言四章言明若否明哲保身五章言不茹柔不吐剛六章言能舉其德皆言能全其本然物則之謂常人拘於氣質不失之太剛則失之太柔茹柔者剛之過吐剛者柔之過仲山甫不茹柔故不侮鰥寡柔而得其中也不吐剛故不畏强禦剛而得其中也所謂柔嘉維則是也柔不過其則剛亦不過其則矣書所謂强弗友剛克燮友

柔克者即不吐剛不茹柔之義洪範言二五事章貌言視聽思各有本然之則而三德之用復詳於後此詩首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而後言柔嘉維則不吐剛不茹柔其義一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一章

使臣飭其儀而心若不勝任使臣修其儀而才必能終任若不勝任者其心常不自寧而必能終任者其事信可誇矣蓋賢臣奉命而出使必其才足以當大事始命之也蓋賢臣之心未嘗恃此以自安也仲山甫出郭門飲餞之禮四牡則業業然而不敢緩征夫

則捷捷然而不敢遲所以汲汲然整飭其儀者何哉蓋由仲山甫之心致王命而慎重其事心之所常懷若有所不及故耳雖然以仲山甫之賢足以當斯任無疑矣於是觀其四牡則彭彭然而壯盛聽其八鸞則鏘鏘然而和鳴所以修其儀若此其盛者果何為哉蓋王命仲山甫將往築城於東方也若是則仲山甫之賢信足以當任王命非謬舉使臣不徒行禮儀盛備非徒設必能成功復命而足以榮耀於一時矣

業業之四牡非有異於彭彭之四牡也鏘鏘之八鸞又即征夫之所乘也在仲山甫之心而觀之則黽勉而無敢慢在時人祖餞而觀之則誇耀而可榮四牡一物耳征夫八鸞一人耳惟心之所思各異而形諸容頓殊非仲山甫之賢固不及此非吉甫之賢又安能深知其理而發為咏歌若是哉業業亦有恐懼戒慎之意與捷捷之義方相屬業業捷捷乃飭戒其徒不敢稽緩之意若彭彭鏘鏘便自有張大雍容氣象不同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一章

此詩乃韓侯繼世為君初入覲於王而王始錫命之為諸侯也此首章言地利出於前聖之功既加錫命而使之盡繼述之道侯爵出於時王之制又加申戒而使之勤方伯之職葢王者分封班爵正欲其世守封疆以藩屏王室故不惟使嗣君以祖宗之心為心纘承舊緒而無愧於往昔尤欲諸侯以天子之心為心勤修乃職而無負於君也此章當作三句一韻讀意亦隨之言大哉梁山

為韓國之鎮其下井里溝洫秩然有倫甚明如許皆由禹治水之功也禹之疏治此者將何為哉葢以開

萬世生民之利也今韓侯受封於此蒙其澤而享其
利知禹治水之艱難則當愛寶此山常使墾治無荒
可也此第一截次言諸侯世子居喪稱子不敢稱君
三年喪畢以士禮入見天子天子錫命而歸始稱諸
侯故王親命之但汝祖考所舊服行之事當盡其繼
述之道可也能繼祖考之事則亦能修禹之功矣此
第二截又言繼世為諸侯者必得王之錫命然後為
君此時王之制甚重典也固不可少有怠心而荒棄
朕命必夙興夜寐無有懈惰敬恭所居之職庶不廢
朕命也此第三截末又申戒之言朕命甚嚴不可更
易汝不惟修國中之事遠方有不庭之臣更宜榦正
之使來庭然後能盡方伯之職然後能藩屏王家則
朕命永不易矣意謂倘或不能盡其職則朕命亦有
時而改易也此含規戒意此第四截無廢朕命下二
句所以終上一句之意朕命不易下二句所以終上
一句之意解字與位字據本韻已可叶易字與辟字

叶分曉易字若作難易之易誤作吏易之易叶文意吏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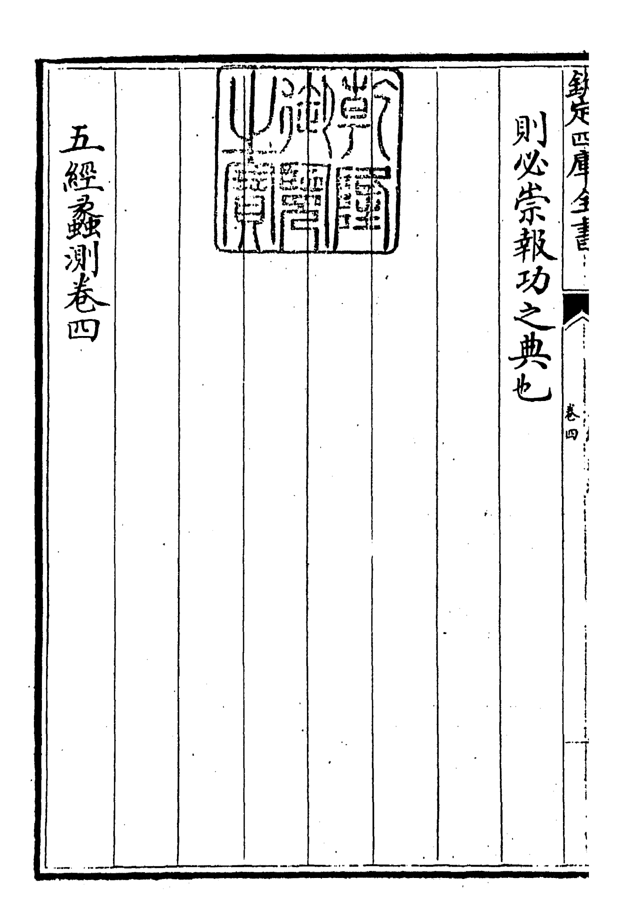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至赤豹黄羆

此詩言侯國既有前人之成緒則繼世當益修其職貢也此詩首章與卒章之意相表裏二章專言韓侯入覲天子命之繼世為諸侯而錫以車馬章服之盛也三章專言韓侯歸國而王朝有送餞稠疊之儀也四章專言娶韓姞而姞之生出於貴族而來嫁多儀也五章言韓姞嬪於韓而韓土有富盛之可樂也首章之意言奕奕梁山有倬其道皆禹平治之功今韓有其地當思禹之功常使其地墾治可也昔韓受封乃同姓之國實為王室藩屏今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纉戎祖考則當思不墜祖宗之業可也繼世為君出於今王之命又當夙夜不怠勤於其職有不庭

之方則榦正之以輔助王室可也不然則怠厥職廢王命墜前人之業王命有時而改矣末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汝思召公昔日之勞當益修其城池可也此即首章禹甸梁山之意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故王錫以追貊使奄有北方之國而為之長汝思祖宗受命於先王之時當益修方伯之職治其賦稅而貢其方物也此即首章纘戎祖考榦不庭方之意中四章極言可樂之事以歆動其心首尾二章皆有告戒意謂王朝錫餞之盛儀韓侯娶婦之富庶誠為可樂必如首章卒章之言修其職業無愧於祖宗王室然後可以保其所樂不然則廢其職雖有其樂亦不能永保之矣此則詩人之意古人立言慎密如此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一章

此章言王者命大臣以經營遠方欲其盡繼述之道



則必崇報功之典也

五經蠡測卷四